

汉法律文献中的案例与史书中的清官循吏的传记，是公案小说的先或者说是它的酝酿期。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中的神鬼与诉讼相结合的作品，不妨说案小说的萌芽。

中国古典公案小说

〔清〕李春芳◎著

中唐与宋的笔 与母之妻 蓝之妻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此时公案小说已经成型。

张仲愈
题



民事案件的
激化

增多以及市民在审美趣味方面的新需求（喜欢听离奇曲折、触目惊

秋（故事），公案作品便大量产生，品种增多，色彩斑斓，艺术上

可以说，这是公案小说的成熟期，或者说是它的早期。

或者说是它的酝酿期。

中国古典公案小说

〔清〕李春芳○著

海公案

蓝公案

张仲愈题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公案 / (清)李春芳 著. 蓝公案 / (清)蓝鼎元 著.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8. 12
(中国古典公案小说)
ISBN 978-7-204-09806-4

I. ①海… ②蓝… II. ①李… ②蓝… III. 侠义小说—作品集
—中国—清代 IV.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5744 号

中国古典公案小说

海公案 蓝公案 (下)

(清)李春芳 著 (清)蓝鼎元 著

责任编辑 成如梅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960 1/16

印 张 30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09806-4/I·2087

定 价 59.80 元(上下)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海 公 案

第五十三回	礼聘西宾小严设计	235
第五十四回	鸡奸庠士太守逃官	239
第五十五回	王太监私党欺君	244
第五十六回	海尚书奏阙面圣	248
第五十七回	刚峰搜宦调任去钉	252
第五十八回	继盛劾奸矫诏设祸	257
第五十九回	仆义妾贞千秋共美	262
第六十回	臣忠士鲠万古同芳	267
第六十一回	海刚峰请旨归田 张居正负幼登殿	272
第六十二回	杀亲王巧传御笔 戏宫女假寐龙床	276
第六十三回	造假宝大廷充贡 赐宫室乳母荣归	278
第六十四回	圣天子感梦赐祭 陆探花抚几哭师	280
第六十五回	海操江缴旨入京 周进士赋诗脱罪	283
第六十六回	张太师朝房受辱 孙司礼内廷阻君	290
第六十七回	金銮殿披鳞叠谏 安乐宫赐宴酬恩	296
第六十八回	孙给事舍命评本 徐国公抬像叩阍	299
第六十九回	赐红袍耳目官邀宠 接刑篆旧令尹指奸	305
第七十回	乳娘府献袍斥监 盐运道惧罪鸿金	310

第七十一回	张明修赴宴遇仇	陈三枚奉旨搜宝	313
第七十二回	驰家信败露机关	扮相士夤缘妙计	317
第七十三回	张嗣修龙形惑相	周元表搜宝探奇	322
第七十四回	两钦差解宝遇劫	婴山盗拯溺反仇	325
第七十五回	孙娘子婴山解难	沈大王江畔捐躯	328
第七十六回	孙理刑再会钦差	陈给事重围相府	331
第七十七回	邱佐卿重谐凤侣	陈国舅朋比为奸	334
第七十八回	孙太监私行玉玺	徐千岁遣将迎差	337
第七十九回	劫奇宝空捞水月	升豸宪梦入南柯	340
第八十回	害忠良重传假旨	祝眉寿载赐红袍	343
第八十五回	陈三枚解宝回京	海刚峰法场夺旨	347
第八十二回	孙刑厅死里逢生	陈国舅同条共贯	350
第八十三回	叩丹墀三奸伏罪	临海表一纸征兵	353
第八十四回	岣嵝山对景称奇	梅花海引人入胜	355
第八十五回	天波楼杨令婆兴师	北潼关高德礼失守	358
第八十六回	林天佐请兵销差	余太君上表除暴	360
第八十七回	献奇宝张太师结舌	嘉智义孙娘子荣封	363
第八十八回	乳娘府下马牌推倒	皇都城无敌将团围	365
第八十九回	海恩官谏主献奸相	岳金定走马捉周连	367
第九十回	孟银銮飞铙取盔	焦将军掣鞭擒敌	369
第九十一回	杨家府回兵释将	张状元代父抵奸	371
第九十二回	张太师盖棺诈死	海操江复任微行	373
第九十三回	袁阿牛嘱盗诬扳	周文玉凭鵠问卜	377
第九十四回	梁司李酷讯成招	赵廷章周全友谊	380
第九十五回	遇假虎土豪聚会	盗美人公子遭凶	383
第九十六回	登莱道文桂陷狱	荒山寨张氏守贞	386
第九十七回	太平狱周观德探父	登州府杨龙贵访朋	390
第九十八回	王小三供像报德	海操江南直升堂	393

HaiGongAn LanGongAn

第九十九回 毛察院买罪酬金 杨尚书请旨提案	397
第一〇〇回 活菩萨现身救苦 难兄弟背地陈冤	400
第一〇一回 众奸徒到案伏诛 两善士当堂超脱	402
第一〇二回 显色相正直为神 庆团圆椿萱偕老	404

藍公案

五营兵食	409
三充盗尸	413
邪教惑民	415
幽魂对质	417
葫芦地	418
没字词	420
龙湫捕奇货	422
死丐得妻子	424
贼轻再醮人	425
兄弟讼田	427
闽广洋盗	429
卓洲溪	434
改甲册	437
云落店私刑	438
三山王多口	442
西谷船户	443
忍心长舌	449
仙村盗	452
尺五棍	455
林军师	458
山门城	461

海
公
案

第五十三回

礼聘西宾小严设计

却说海瑞一路星驰进京而来，到了内城，将妻子暂且寄寓。次日入朝见了天子，叩呼万岁毕，帝慰劳道：“卿自筮仕以来，多著劳绩，真股肱之臣也。今封卿为户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你其勤哉！”海瑞再拜谢恩而出，将家眷搬入户部衙门居住。闻得定亲王犯法，现在狱中未决，遂再三详访，尽知始末情由，勃然大怒道：“如此目无君上，将来不知作何定局了？”即写表，次日早朝奏上。天子览其表曰：

户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臣海瑞，诚惶诚恐谨奏，为事无确据，诬捏显然，乞恩睿鉴：窃照定亲王犯法一案，蒙圣旨发交三法司会勘，其有无谋逆不轨等情，已经三法司再三细究，而定亲王坚不承认，复加严讯，始终并无供认。想王系玉叶金枝，锦绣丛中长大，乃备尝刑楚，并不供认一词，其无悖逆之心可见矣。三法司不敢再加严刑拷打，曾经联名伏奏，请旨发出确证对质。至今三月未蒙批发，案疑莫决，使定亲王久羁禁狱，案结无期。岂久羁可以自明耶？此臣窃有所不解者。陛下以仁孝治天下，复何忍听奸佞之言，以乘友爱之义。伏乞陛下早发指控定亲王确证，修三法司得以结案，而定亲王虽死亦分所应得，在所甘受也。如无确证，则其事必外人诬捏无疑。乞陛下即将诬捏亲王之人，发交三法司，治以反坐，以儆奸宄，以肃律令。则朝廷幸甚矣！臣海瑞不胜恳切待命之至。谨表以闻。

帝览表，自觉难决。复召严嵩入宫，将海瑞奏本与他一看。严嵩不觉汗流浃背，奏道：“海瑞自恃其才，故翻旧案。陛下宜叱之，以儆将来，使诸谏臣以为前车之鉴也！”帝曰：“不然，定亲王乃朕之叔，非比另犯。今海瑞所奏之言，皆有井条，势难留中不发。朕意欲释之，奈王法大逆，若遽释之，如同儿戏。还是如何设法，太师为朕思之。”严嵩道：“陛下既欲释放定亲王，何不就令海瑞保其出狱？令彼具状保出，那时释放，便可掩饰矣！”帝首肯。即批在奏章上云：

据奏已悉，准将定亲王释放，但无人敢保。你即知其忠诚，你能保之，即予释放，仍归藩封可也。

朱批已下，海瑞看了不胜之喜，即时具了保状呈进宫中。定亲王得释，万分感激海瑞。惟王惇与严嵩二人心中不快，私相议道：“欲害海瑞，奈无隙可乘。”王惇又修书于严世蕃，说道“海瑞到京师，即保朱宏谋出狱”等语。世蕃看了，不胜惊讶，也不回书，即将原书尾批云：“纵虎容易捉虎难。”王惇得了这句话，便心中只是不安，然追悔不及，只得隐忍，暂且按下不表。

再说严世蕃自到任以来，却不以政务为心，专要贿赂，所接地方，勒索供给铺垫银一万两。如有不足者，立即搜罗其失，立时参劾。湖广合省官吏，几不聊生。然畏他有势，无可奈何，敢怒而不敢言，恨入骨髓。加之世蕃性好男风，在任专好选用少年美貌者，充作跟班，闲时取乐，不分昼夜。

时有胡湘东者，貌美潘安，才比宋玉，年十六岁，即游泮水。一日，世蕃诣太学宣讲圣谕，时湘东亦在执事列内。世蕃偶见其貌，不觉魂飞魄散，已不成体。宣谕毕，世蕃坐于明伦堂上，该学教官率领诸生参谒。各各打躬作揖毕，严世蕃问湘东名字，湘东打躬道：“生员姓胡名湘东。”世蕃笑道：“好个美名。正所谓‘湘东品第留金管’也。”复问：“已进学几年？”湘东道：“三载。”世蕃道：“今岁正当科场，宜用心举业，以图上进。本部院实有厚望焉！”湘东揖谢。世蕃起身上轿而去。回来自思：“湘东又高任宽数倍，焉能与彼一亲，亦人生一大快事。”转念彼又非任宽可比。宽乃是小人，彼乃校庠之士。倘彼不允，反弄得不像样子。辗转思念，是夜目

HaiGongAn LanGongAn

不交睫，慕想不止。

次日清晨起来，发了一通名帖，着人持去学中请那教官前来问话。那教官见了巡按名帖，即刻穿了衣服趋署，连帖亲自缴还。世蕃令人请进，教官参谒毕，侍立于侧。世蕃唤令坐下，教官道：“大人在上，卑职理当侍立听命，焉敢僭越就座？”世蕃道：“燕室私见，即为宾主，哪有不坐之理？”教官道谢，方才坐下，说道：“不知大人有何教诲？乞即示知。”世蕃道：“并没甚事相劳，因昨日偶见贵门人胡湘东者，其人词气温雅，文艺必佳。本院衙门少一书禀西席，欲请胡先生为之，未知老师心中以为可否？”教官起

身道：“胡生才学颇优，大人不弃，以为主书启之席，必有可观。此大人栽培之恩，而胡生之幸也。卑职即当令其趋叩崇阶，早晚听训诲也。”世蕃道：“既老师代为应诺，在下有关书费仪，统烦带去。”旋令家人取了一百两银子，关书一札，交与教官。那教官接了银子、关书，作谢而别。回到学署，即令门斗去胡湘东家传他来见。

湘东听得老师请往，随着门斗到学宫内来见老师。湘东问曰：“老师见召，有何教谕？”教官道：“贤契运



ZhongGuoGuDianGongAnXiaoShuo

来矣，可喜可贺！”湘东道：“门生一介贫儒，有何喜贺？伏祈老师明示。”教官笑道：“昨日，巡抚大人偶见贤契词气清华，心切仰慕。今日特召我去，意欲延足下代主笔砚之任。现有关书、贽仪，着我代请，不知足下意味何如？”湘东道：“门生是一介儒生，兼之庸愚成性，毫无知识，何敢受此大任？”教官道：“巡按以足下才貌过人，故欲延置之幕府，此所谓礼贤下士者也。”湘东道：“既有关聘，烦借一看。”教官乃将关书、银子，递与湘东观看。湘东见其关书上写束修银子一年一千两整，又见贽仪一百两，喜不自胜，便欣然应允。教官亦喜，即日回复按院。严世蕃一听教官回复应聘之言，喜不自胜，真惬意。

过了两日，严府令亲随、跟班来接湘东，湘东欣然就馆。初见宾主甚欢，而世蕃深心达算，故不露其面目。凡有书契之类，悉送湘东代笔。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早已过了两月。世蕃巡按各郡，东与之俱往。一日，巡到辰州，此时朔风骤至，彤云密布，十分寒冷，人役各皆畏寒。是日世蕃传令，且停车马，就在馆驿之中扎住。湘东政主书笺，自然相随在内。世蕃久有此心，然无隙可乘。有时语及猥亵，湘东则正色不答，是以空有攀花之心，实乏侥幸之便。

这日世蕃却忍不住，心生一计，吩咐近身家人，叫取些蒙汗药来，带在身边，说道：“我请胡师爷吃酒。酒至半酣，你可将蒙汗药放于酒中，即是你的头功，自有重赏。”那家人应诺，即到外边采取回来，专备应用。世蕃即办酒来请湘东赏雪饮酒。湘东正在无聊之时，便欣然而赴宴。

当下二人见礼毕，分宾主坐下。世蕃坐下道：“今日本欲前往按临，但见大雪漫漫飘下太甚，夫役难以进前，故暂止于此地。然值此寒日无卿之际，无可排遣，故备一杯水酒同先生赏雪。”湘东道：“烧叶暖酒，取雪烹茶，正文人雅事，当与雅人共之。”世蕃道：“先生本属雅人，故特请先生共之。”旋即令家人将酒筵摆上，彼此坐下，相与畅饮。

二人酒至半酣，世蕃即道：“值此佳景，先生岂可无章句以志咏耶？今以三分安息香为限，如诗不成，罚以金谷酒数杯。”此时湘东诗酒之兴正豪，欣然应允，即请命题。世蕃故以险韵作难，乃道：“即景为题，赏雪可也。但韵限用八庚，若过香限者，罚巨觥三大爵，仍再作新诗。”湘东应诺。

世蕃令人取过纸笔两具，各放一旁，相与默饮构思。果然世蕃诗才敏捷，香未

HaiGongAn LanGongAn

及半，已经脱稿，而湘东始得首句。而世蕃故意谆谆絮絮，同家人共语，以乱其心。香限已过，湘东之诗，方才急急脱稿写成。世蕃笑道：“香已过限，无用看阅，先生当罚三大爵再作。”遂将花笺放下。湘东道：“过限受罚，理所应得。”立饮之。

世蕃复令点香，说道：“先生今当急作矣。但不得与前诗相合一字，以杜袭前之弊，如有袭前一字，照罚三爵，另起炉灶。”湘东终是个年轻之人，不觉英气勃勃，大声应之。复挥毫思索，只因前诗已被他拿住了，若犯一字，不特不算，反要受罚，所以湘东左思右想，改八句诗词，涂抹不尽。及至脱稿，香限早已过了。世蕃说道：“今番又过了限，如何是好？也罢，倍饮以终其令罢。”湘东道：“晚生学力迟钝，酒量浅小，惟大人谅之。”世蕃遂以三爵劝湘东，而自己饮三杯相陪。湘东此时酒已八分，又一连饮下几大觥，就有十分醉意，说道：“不限香，晚生就与大人联句罢。”正是：

酒兴诗豪难制伏，故教勇夺诗坛帜。

毕竟湘东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鸡奸庠士太守逃官

却说世蕃又以香限已过，不肯收阅，乃道：“兄才过于修整，只患不工，故以迟钝，今已连做两首，足见真才矣。但先已有令，兄饮六觥就算完了酒令罢。”湘东是个好胜之人，便欣然而饮。饮毕，将诗呈于世蕃观看。世蕃看毕，大加称赏道：“今

ZhongGuoGuDianGongAnXiaoShuo

艺比前艺更佳，妍丽非常，果是大才，无关迟钝也。”复以巨觥相敬，湘东不得已，勉饮一觥。此时酒气上涌，不觉呕吐狼藉，醉卧于几上，人事不知。

世蕃见他沉醉得很，乃令人去其外面污衣，扶到床上，卸其衣裤，乘其坚而入。湘东醉痛正醒，开目朦胧，仿佛乃是世蕃。然此际头重身轻，欲动不能，挣扎几回，旋复沉沉睡去。世蕃恣意取乐一番，元精已泄，又复抱持而宿。直至夜深，湘东酒才稍醒，自觉身被箍持，急挣扎起来，犹见残灯在几。走下床门，自觉肛门肿痛，举步维艰，不觉勃然大怒。回视床中，正见世蕃呼呼鼻息，此刻不能按捺，无名火起，只见几上有大石砚一个，急取手内，掷向床中。世蕃假作睡状，观其所以。今见湘东怒掷石砚，急起躲闪。那砚块掷去，幸而未中世蕃身上。那一大块石砚，把床梆打得粉碎。世蕃不觉大怒，走下床来，将湘东抱住，大叫家丁：“快来！快来！”连说“有贼”。

那些家人正在梦中，听得是家主房中喊贼，一统来到房中，只见是湘东与世蕃相持。世蕃见家人来了，急唤道：“快来捉那贼子！”众家人走将上前，把湘东拿下。世蕃道：“这贼夤夜入内行刺，代我权且看守，到了天明，自有处法。”众家人将湘东拥下，胡湘东亦不言语。

次日天明，世蕃写了一道文书到学里，先行斥革湘东功名，随令发去府狱监禁。这里教官，将公文展开一看，只见上面写道：

吏部侍郎巡按严为逆生谋杀事：照得该学生员胡湘东，乃一介寒儒，本院爱其清才延至幕府，厚其束修，一则冀养其才，二则俾以策启之任。本院爱才，不谓不深，栽培不谓不厚。今该生潜入行辕，暗藏利刃，入帐行刺。幸本院知觉得早，不然命已断送于该生之刃下矣。立即呼起家人拿获，搜得利刃行刺之具，现在赃证显然。除将该生即发府监禁押听候提讯审理，合移知学道并檄悉该学照遵，立即将该生详革，以凭本都院提讯究办。该学毋庸拘延干咎，速速须至檄者。

教官看罢，不觉吃了一惊。过了半晌，自思：“胡生沉潜蕴藉，岂有此事？况且

HaiGongAn LanGongAn

严公与胡生素无仇隙，而生何故行此悖逆之事？其中必有缘故。然一檄已下，不得不详。”遂将湘东所犯事迹，上详学道。

这学道姓朱，名柴，字佩兰。原是探花出身，由礼部郎中得授此职，为人耿介不阿。令见该学申详，大为诧异，细想：“天下刺客尽多，但未曾见有秀才持刀杀人者。况详称该生现与严公为宾主，而该生无故欲行刺于行辕之中，此事难凭一面之词。今已将该生发府监禁，必饬该府讯详。况严氏权势正炎，地方官不无仰承其意。胡生怎免冤屈之祸？我为学道，但此学中艰难之日，可不一拯手耶？”遂吩咐书吏立备移文一道，前往严公行辕投递，移提胡生到辕问讯。书吏领了言语，即时写好呈上。那朱柴连忙押了签，由驿飞驰前往，自不必说。

又说那胡湘东当日下了监禁，也不言语，任由他拘押，再不则声。那知府受了世蕃嘱托，立时提出湘东审讯，要他承认行刺。湘东笑道：“秀才行刺，此是新闻。公祖大人照样法办就是了！”知府道：“你这话又奇了！那严公以你为一介饱学秀才，故此不惜千金聘你。你却不知报德，而反以为仇，身怀利刃，私人卧内，非行刺而何？到底你同严公有甚仇恨之处，只管对着本府直供，或可原宥，亦未可定。如若不直说来，今日本府又奉严公面谕，岂可草率了事不成？若再三推诿，三木之刑将及你矣。”

湘东笑道：“若论世蕃以千金之聘，则为过厚。况以书契之席，何须千金？老公祖亦可想而知矣。至于无故受人厚聘，正愧无功享其禄。宾主相欢，并无一言不合，出入俱随，其宾主之情可谓深矣，又何得谓之仇隙耶？实而以行刺之罪诬人，惟公祖大人察之。欲直说来，则有玷斯文体面，若不承认，则无以解脱。所谓‘哑子食黄连，自家有苦自家知’者也。”知府听了，疑其言语有因，乃缓其刑，仍复收监再讯。

过了几时，那学道移文已至世蕃行辕。世蕃展开一看，只见写道：

湖广学道朱为移提事：案据辰州府学申详，称该学生员胡湘东蒙聘请为幕，以主书笺西席，关书、贽仪皆经该学手送。该学应聘驰赴行辕，蒙格外之施，按临各郡，出入俱随。突于本年月日，奉檄内闻，该生于某月日夜怀利刃，私入行辕幕帐，意将行刺。想该生读书明理，受恩必报，

ZhongGuoGuDianGongAnXiaoShuo

其人何意行刺行辕，被喊众当场拿获，发府监候审讯。檄饬详革该生，奉此，合即遵照。据详前来，查该生身秉既微，蒙恩隆聘，侍于按院，以为望外之幸。兹敢突怀悖逆行刺大僚，殊堪诧异。理合移提来省，本道亲讯，以正刑章，而戒合学之将来。希照移提事，乞将该生移解来省，以便按拟，实为公便。须至移者。右移钦差巡部按部院严。

嘉靖 年 月 日移

世蕃看了，忖思：“学道忽然移文前来移提，若不发往，即属不实，倘若发去，只恐前事一旦败露，丑态不堪，反为不美。”踌躇不决，乃吩咐家人前去请知府来。家人领命，去不多时，把知府请至行辕。

参见毕，世蕃道：“前者发来该犯，至今已久，还不见动静，是什么缘故？”知府道：“据讯该生不认不讳，事涉嫌疑，放此复行监禁，再行复讯。”世蕃道：“该生刁狡，彼既犯法，便欲含血喷人，扯人入水。贵府即不能定狱，也罢，本部院却有个善法，你当依法行之。”随即袖中取出一个小柬，递交知府道：“归请看阅，依法而行，幸勿有误。日后定然厚报。”知府唯唯而退。

回到府中，将小柬拆开，只见上面写道：

纵虎容易捉虎难，幸勿轻轻使归山。

须当聊效东窗事，何必区区方寸间？

知府看了寻思道：“这几句话，分明要我效那秦桧害岳飞之事，想此生必有冤抑。我今若遽杀之，何以对天地、鬼神与孔子？宁可弃官不做，岂可以害人性命！”便有释放该生之意。

伺至深夜，令人于狱中提出该生，来到内堂，细讯原委。湘东只是不言。知府道：“今君生死在即，只争一言。若不说，悔无及。我以你读书人，未必有此悖逆之事，不忍加害。足下不言，死立至矣！”湘东道：“事实有因，言难启口，乞赐纸笔一用。”知府即令家人，去其刑具，给其文房四宝。湘东原有不欲下笔之意，知府

HaiGongAn LanGongAn

道：“生死关头，在此一刻了！”胡生不得已，把笔写了几句道：

丈夫贫岂受人欺，儒士何劳厚聘钱？
堪恨将人为媵妾，余桃焉肯啖他先。
秀才不作龙阳宠，国士哪堪入帐缘！
酒醉被污谁忍得，端州石砚把床穿。
使君若问何原故，只看其中字与言。

写毕呈上知府。知府笑将起来道：“彼亦太无廉耻，岂可把秀才作龙阳者乎？”湘东不觉红涨满脸。

知府忽然大怒道：“国贼辱及斯文，这还了得！”遂将世蕃之柬与胡生观。看毕，泣告道：“愿公祖大人早刻行事罢，免得有累公祖。”知府道：“非也，若是本府肯从所使，亦不肯将柬与你看了。为今之计，定当释你。你可星夜奔往京师，去那海瑞大人处，告他一状，以申其冤可也。”湘东道：“虽蒙公祖大人恩释，但生员此去，岂不累及公祖大人么？”知府道：“我亦不欲久在此为官。况我又无家眷在此，不过数名家人相随。今夜就与足下弃官而逃如何？”湘东道：“公祖十载寒窗，才博得黄堂四秩，前程远大，正未可量，何必区区为此一人而弃官耶？”知府道：“不必多言，且随我去。”叱令家人将湘东刑具尽行释放。急急收拾行李细软物件，将印信挂于梁上。（原夹注：封金挂印，千古美谈。今知府有关公之遗风耶！独惜其不传姓名耳！抑作书者不欲传耶？不然，好德而不好名，此为真德，亦可不必专传其名氏也！）

当下收拾毕，知府带了家人同湘东，从衙门内后门奔逃而去。比及天明，衙役起来过堂时候，还不见里面有动静之处。进内一看，方知知府合家逃走去了。衙役书吏立即飞报上司。正是：

有道则治世，此官亦足嘉。

毕竟后来知府、湘东如何，且听下回分解。